

雒  
閩  
源  
流  
錄

雒閩源流錄卷十一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衡  
昌樵技

蓋聞易象麗澤禮說居稽吾夫子憂學之不講故  
大學首格物格物則必先講習討論中庸豫明善  
明善則學問思辨固闕一不可也嘉隆以來僞徒  
周流異言塞耳縉紳則若大洲東溟匹夫則爲山  
農心隱降而旁門至有爲三教林子之書者其爲  
邪妄宜不待明者始能辨而士大夫家炫新好奇  
多宗尙之孰啟之隙馴致此極歟不惟君子憂之  
不得已欲起而過其橫流卽新學中之賢者亦淡

恐若輩累其師傳亟思有以救其流失竊謂當是時而必樹講學之幟不以躬行正口說非爲已之學也顧其人誠能躬行矣而故避講學之名冀以默識息紛囂聽其自陷自溺又豈修道之教覺世之心哉且夫以新學之賢者救之何若以程朱之嫡傳救之彼新學辭窮而遁其言良知良猶善也而又曰無善無惡是相反也於是遁其辭曰惟其無善無不善所以爲至善又曰無善而至善其言良知而遺良能固重知也又以反朱子之故而曰先行後知是相反也於是遁其辭曰知行合一卽

知卽行蓋始終比釋氏而口吻機鋒亦純似禪家  
以此云救何異抱薪救火自陽明祀垂二十年而  
東林興端文顧子首拈性善立教忠憲高子必從  
格物入手而大旨並歸于依庸其爲會約一遵朱  
子白鹿洞成規令學者繇正路入正門不獨覩雒  
閩未散而虞庭教胄周家造士之法次第宛然蓋  
卽自爲講習而所以闢邪閑聖之意具是矣豈不  
大有功於道統也哉繇是前乎此而講學者必以  
東林爲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皆以東林爲宗主  
雖有邪說不得作而長夜忽復旦故君子稱之曰

天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大行二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漸熄邪說盛衰之機正學消長之會也然則東林片席挽雜還醇塞源拔本其在萬曆中亦猶竹林精舍之在乾道淳熙間乎況仕學一理朝野相扶沿及昌啟之際國是淆而復正璫毒逞而中銷惟東林是賴雖遭削迹伐檀之厄適獲正誼明道之仁何可少也厥後兩都告變仗節死義之士多出東林門牆益信顧高諸先生培養興起之功不可泯矣議者徒見明社爲墟遂謂道學空言無裨國家實用夫不咎君相之不

明而反咎儒者之無濟何其舛也或更以門戶黨籍爲嫌緣一二敗類依附貽羞併疑衆正謂明之東林難與濂維關閩同科則宋人道命錄其所以爲程朱案者先謗後誦殆有甚焉後視今猶今視昔天下萬世自有公論愚又安敢以口舌爭哉

顧憲成

涇陽先生

顧允成

馮子咸

錢一本

啟新先生

陳幼學

于孔兼

史孟麟

王述古

薛敷教

孫纘宗

陸禹定

劉元珍

張納陞

馮應京

何棟如舉  
舒解

安希范

許世勳合

程汝繼

吳從周

吳正志

顧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家於邑東之涇里故學者稱涇陽先生少貧好學夜讀嘗至達旦書壁間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父南野翁諱學先生讀遇學字輒婉轉避之父諭止之益勉以學爰偕弟季時受業於薛方山先生年踰冠始補邑諸生萬曆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旋丁父憂庚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砥世號三解元江陵相病舉朝走禱先生不可同官代爲署名亟馳騎齋壇手削去之壬午江陵歿調吏部尋以母壽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尙書何起鳴在

拾遺中因訐總憲辛自修先生上疏謂言者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奉旨切責降桂陽州判官戊子轉處州司理在任專務教化假差歸已丑居母喪辛卯起泉州壬辰大計舉廉靜寡慾天下司李第一擢考功主事時有詔三王並封首倡吏部四司上疏諍之且與太倉相反復辨論事得寢癸巳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戚屬先生實相左右進領選事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又曰天下事君



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  
止有巡撫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  
小補尋會推冢宰復推內閣忤執政意削籍歸而季時  
亦以建言謫光州判官歸先生積勞成疾越丙申丁酉  
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有得戊戌會吳中同志於二泉  
之上與管東溟氏辨無善無惡東溟之說三教一貫而  
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  
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  
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  
以告子之見性麓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

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  
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  
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  
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旣曰無善無  
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自不得不忽下  
一語也於時同志北直趙公儕鶴江右鄒公南臯關中  
馮公少墟輩俱以正學相屬同郡則錢公啟新薛公純  
臺玄臺兄弟而同邑高公景逸與公第季時尤朝夕切  
磋云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時龜山楊先生栖止講學處  
後廢爲僧舍正德間邵二泉先生圖修復之別建城外

而故址卒未復至是甲辰春先生乃偕高公及葉閒適  
陳筠堂劉本孺安我素諸公聞於當路葺依庸堂爲講  
習之所前爲麗澤堂後爲燕居廟祀先師又其旁爲道  
南祠祀楊龜山先生附以羅豫章胡德輝喻玉泉尤遂  
初李小山蔣寔齋邵二泉七先生是冬吳越士友來會  
先生手著會約一遵考亭白鹿洞規要在躬修力踐嘗  
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口耳一邊故先行  
後言慎言敏行之訓三致意焉季時卒先生哭之慟戊  
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曰仕宦寧退無進遂乞骸骨  
時朝論紛紜顧不怠於自明每謂高公曰吾黨持濂雒

關閩之清議勿持顧厨俊及之清議於世無所嗜好敝  
衣粗食蕭然几榻終日冥坐以小心名其齋嘗曰語本  
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壬子五月卒  
距生嘉靖庚戌年六十三先生之幼也塾師爲講孟子  
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  
役主強則役退聽聞者皆異之蓋天頴也而以全力用  
之於學故不爲一切玄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  
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關國本廟謨晚年倡道  
東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於邪正  
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其後啟禎末造東林中忠節

輩出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人亦歸首功於先生泰昌  
初贈太常寺卿未幾璫禍作目爲黨魁追奪封誥崇禎  
初卹贈吏部右侍郎謹端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  
劄記大學通考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等書行於世孫  
樞弱冠領天啟辛酉鄉薦三副會榜著西疇日抄柄舉  
崇禎己卯鼎革後與從兄樞並謝公車課農讀書不入  
城市 東林會約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文多  
不載其四要一曰知本略曰知本云何本者性也竊見  
邇時論學率以悟爲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  
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

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爲救正諄諄揭修之一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惡之一言至以爲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於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跡若失之於修究致病之源實失之於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

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  
而卒不免於弊何也本體工夫原來合一夫旣無善無  
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夫旣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  
惡乎然則本體工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無善  
無惡之說仲則爲善去惡之說必屈尙可得而救正耶  
是故以性善爲宗上之則義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  
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  
曇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

邪愿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日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指倘亦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於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被埋沒此之於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者當之而善之本位竟爾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於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懿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



於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性亡矣岐性善  
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言之告子之  
說猶不得重爲世道之害混性善於無善無不善呂贏  
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義堯周孔之宗  
矣論至於此與其混也寧其岐也

高存之曰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孟不

衆二氏近契元公確遵雅聞又曰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克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使義如鶻殆幾於無我矣愚按涇陽先生大道爲公方倡教東林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於凡當世之陷溺王學者皆欲徐徐誘進之故既辨無善無惡四字立宗之謬又因會約發知本條併闕見羅塘南諸家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遷變牽合之非可謂至矣盡矣而不欲悉泯其功嘗有言曰程朱沒而記誦詞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返而求者王文成也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文成其庶

幾乎竊謂斯言也針砭之微詞非騎牆之俗論也且先生不自爲贊而借引孔子稱管仲語者此正以霸儒目文成耳謂先生真許文成謂孔子亦真仁管仲乎昔孔子先小管仲之器次稱管仲之仁二語原不相背先生之褒貶文成亦然學者勿泥其詞而失其意斯可矣高先生有陽明說辨四首亦因辨無善無惡而推廣之者顧高無二學獨疑其於陽明有異議可乎哉

顧允成字季時南直無錫人憲成嫡弟也生有慧質頗好弄已稟師教幡然好學語其兄曰弟不學恐傷兩大人心中萬曆癸未中會試丙戌就殿試時新冊鄭貴妃季時射策數千言以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爲憂讀卷者驚怖而殿之會南京右都御史海公瑞爲御史房寰所詆因與同榜進士彭尊古諸壽賢合疏數

其欺妄之罪削籍歸戊子薦起南康教授以母老致仕後再起保定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並封三王與諸曹郎岳元聲張納陞等合疏爭之謂臣寧死不忍見此舉動負祖宗二百年養士恩於地下語極激烈已而趙考功南星司內計盡公不撓忤執政被斥又與同官抗疏極諫謫光州判官先是薛進士敷教以阻塞言路劾吳時來耿定向二憲長內閣許文穆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季時方里居上書力辨兵部沈思孝讀而歎曰夫夫義理中鎮惡文章中辟邪也至是士論益壯之歸從叔兄講學東林持論

淡惡鄉愿嘗以狂狷自許叔時先生進之以中行對  
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每其兄渾涵脫化處輒  
以毅然持之辨畢仍怡怡無間或方之二程云嘗歎  
今之講學者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  
食諸侯一句又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一日讀  
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  
康事功因歎息謂此弊於今尤甚昔分爲二今且合  
爲一矣又嘗曰吾輩發念舉事須於太極上有分若  
但跟陰陽五行行走便不濟事或疑其拘季時曰若大  
本大原見得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

奎便欲融通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慎勿草草開此  
一路誤天下蒼生時以爲名言持身端嚴不以私徇  
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其謫光州當路爲假差歸前後  
檄致積俸可千金堅卻不受曰吾敢以在假尸祿乎  
卒年五十四學者稱涇凡先生崇禎初贈尚寶丞所  
著有季時二大辨及小辨齋偶存行於世子與演貢  
士以端厚稱

馮子咸字受甫山東臨朐人萬曆癸酉領鄉薦再試  
不第退隱於冶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已任讀書力  
辨以終其身初聞濂雒之學於外父龔端恪公斷以

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  
共趨力矯之曰勿自廣大爲開闊勿自放恣爲洒落  
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爲拘吾無恤焉讀書于宋莊時  
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其大旨在於識心體  
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少失  
怙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  
骨立泣盡繼以血居常歎俗失化敗始於禮亡欲酌  
古今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  
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  
之子孫世世春秋無使廢祀事兄長極恭撫弟姪款

欵篤至必教之以正治家宗顏氏家訓嘗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餽無所受歲大稔倡宗族與其鄉大姓出粟貸貧民設義倉以備荒客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若徽墨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洒然矣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

人不然卽爲所化矣平居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  
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不謂是也而其所宗以爲  
真是者雖百折不易也自號本軒卒年四十九友人  
鍾叔濂稱其貞不絕俗隱不肆志私謚爲貞靜先生  
所著有日進劄記自警詩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藏于  
家

錢一本字國端南直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令廬陵以  
興起斯文爲已任歷施惠政士民僉悅擢御史首疏彈  
按臣鉤取庫鎡得旨逮訊按廣西一洗將迎供億之費  
上建儲論相二疏語多觸忌上崇祀疏推獎真儒俱留



名臣言行錄 卷十一 三  
中會孟給諫養浩亦疏論建儲有旨廷杖謂前疏實開  
其端併奪官自此里居垂二十六年一意歛息惟事著  
書講學常守歐陽東鳳建先賢祠旁構經正堂聚士紳  
講道共推先生爲主盟時錫山有東林書院遞相往來  
聯合同志朝議譁然攻之先生曰不見是而无悶不見  
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嘗言曰旣戴天履地而爲人  
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  
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  
且去細細查考又曰無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  
人物又曰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衆人共

做生平無他玩好獨潛心於六經濂雒諸書下至天文地理無不披究而尤研精易學嘗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首以乾坤兩畫爲人儀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人像而教人之實體是像不參不兩不可以爲像卽不可以爲人皇義立象盡意不待有辭文周繫辭明像卽辭卽象後世得辭遺象非其辭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繇辭得象而後無懸空說理之病知象爲像而後有神明默成之學於是作像象管見又言古今以易名家者殆數千百人隨讀隨抄凡河雒圖書陰陽造化方圓分合通知晝夜全體心天以至

十二月三十四宮六十四卦皆列圖而繫以說庶幾參互考訂可以窺無像之象於是作像抄續抄又曰高皇帝止重儒教而異端邪說推尊釋老且欲駕二氏於吾儒之上悖矣乃直揭儒道如日中天類取古今儒學正脉別爲二等邇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至程朱而止定爲宗統作源編其餘漢唐宋諸儒訖于有明從祀四君子則以爲如正之有閏作滙編又曰黽者勉也德可勉而修行可勉而至學可勉而克義可勉而奮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聖於是作黽記他如以書九疇數衍爲四千六百八爻

有辭有象占驗吉凶爲範衍手錄時政大要爲邸抄皆有禪世教萬曆癸丑冬門人吳桂森邀過東林講易匝月而竟易道明焉先生與高公攀龍葉公茂才鄒公期楨錢公學禮及桂森輩同賦詩記事嘗倡里中同壽同善二會勸後生學發乎至誠規人過若恐傷之意向稍善百端誘進有急難必悉力救之獲全乃已所謂以乾坤二體爲量以經傳格言爲律以宋儒行誼爲標者也先知卒日預營兆域自作寄窩逋客誌及長言數十首皆見道之言至期果逝年七十二學者稱啟新先生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由進士歷大司農有文集

陳幼學字志行南直無錫人少貧力學於書靡不窺  
尤好紫陽綱目萬曆癸酉計偕至京江陵相聞其名  
以厚幣邀致左塾修其世譜拒弗應已丑成進士令  
確山歷中牟並有尸祝召爲刑部主事卹囚畿內平  
反至三百餘人出守湖州惠威兼著去後數十年湖  
民稱述善政猶感泣不已自湖還按察副使予告歸  
最後徵光祿卿再轉太常卿俱不起官刑曹時有恣  
爲新說以攻紫陽者刻四書集註刪正流染耳目人  
多惑之志行抗疏斥其非得旨禁飭手著正刪正以  
闢之人始知紫陽之不可叛及歸林間偕諸賢游嚴

辨不輟見吳人又有爲罪知錄以摘謬宋儒者復著  
罪罪知一書與前編並行崇正闢邪之志至老彌篤  
癸丑冬毘陵啟新錢公談易東林志行善其說遂歸  
自研勒擬成周易管窺與相質曰吾雖八十老人誠  
自樂此不爲疲也竟以此成疾得半稿而終年八十  
四學者稱筠堂先生所著有欽恤題稿治湖實政救  
荒全書三方臆斷禮樂考芸堂日錄續錄等書行于  
世子正卿字並漁敦孝讓飭廉隅早與鄉薦高尚不  
仕崇禎甲申春憂天下饑亂指其困語家人曰吾欲  
以此賑衆則病不給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何從

此絕粒每日噉三棗下以白湯遞減至一棗居八日

而卒

愚嘗見嚴嵩鈴山堂集前刻諸家諛詞其佞人無論文人亦不足談責乃崔統趙貞吉作序文

呂柟湛若水穆孔暉歐陽德四子題像贊皆當世儒者也吁此應酬之累非黨附之案也昔劉靜修題李密陳情表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謂少仕僞朝之語原作荒朝晉人改之以入史耳今鈴山堂序贊或時人假托或嚴氏潤色皆未可知即使果真而諸儒自有生平本未豈以一青掩也哉然君子於此雖曲原之未嘗不淡惜之若吾鄉邵文莊提學江西不爲宸濠題書畫陳太常與計偕時卽拒江陵修譜之招洵白璧無瑕可師可法也已

于孔兼字元時南直金壇人自少事大父父母及其昆季孝友備至中萬曆庚辰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擢禮部主事累遷儀制郎中磨勘戊子試錄疏發其可疑者數

人皆當路子駁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謚忠恪得旨奪謚  
朝貴咸目懾之旣而累疏爭三王並封議議竟寢及疏  
救考功郎趙南星語益侵閣臣遂落職調安吉州判元  
時一赴浙卽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  
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  
論學一軌程朱諸新說與舊相鑿者塞耳不欲聞嘗曰  
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  
門真傳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衆詆時立得脚定  
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  
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槩能於從容談笑時解



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歆想心纔見志  
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  
沈四明一貫以妖書加害沈歸德鯉極力周旋得脫于  
禍人高其誼自解官歸講學之暇營梵川與其弟潤甫  
營雲林皆擅水木臺池之勝巾車擢舟追逐雲月若未  
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壽終學者稱景素  
先生嘗纂願學齋十先生述語

薛瑄曹端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蔡清徐問魏

校呂柟尤時熙  
是謂十先生

蓋擇近儒之醇者其弁序斥王學爲霸

儒置不錄別著春曹書疏及文集行於世光宗立特贈  
光祿寺少卿諭祭其墓仲子玉瑞字信甫性至孝父歿

遵遺命以布袍殮終身不衣一帛手錄宋明諸儒書至七十餘不倦崇禎末巡按御史奏旌之

史孟麟字際明南直宜興人九歲能屬文長益砥志于理學成萬曆癸未進士選庶常授工科給事中知無不言丙戌皇三子生有詔封母鄭皇貴妃草疏論其不可草具偶示同鄉姜公士昌姜袖而歸署其名以上一時羣臣連起諍之章凡數十上俱被譴謫而鄭亦止稱貴妃論者稱姜翼儲首功而不知疏之出際明手也癸巳有旨三王並封內閣業擬諭以進乃同水部郎岳公元聲率省部諸僚大聲疾呼沸于邸

沸于朝疏旣數十上際明更綜集羣篇槩括體要爲  
條議答問奏之大指謂中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  
王之例又曰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  
不聞有長而虛長其詞委折詳覈俾難者無復置辨  
繇是並封議寢震位旋定顧政府益邛之會際明有  
疏劾中貴遂擬旨予杖聞之已易囚服趨朝待命賴  
上知其忠有密諭終不譴言官以快近習旨竟留中  
旣而疏救選郎趙公南星與朝議忤遂相繼稱疾歸  
時不識高邑一面後並出山始交善尋掌吏垣並佐  
察典所排擊多強貴人咸側目高邑因奉旨褫削際

明復疏救亦免歸外艱闋晉太常少卿再丁內艱服闕不補久之特起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初御史劉光復嘗指斥東林又抨所交淮撫李某及戊午挺擊變作光復廷諍下獄上怒叵測際明方奉差在途見邸報奮然抗疏請立皇太孫赦光復疏入被旨切責謫降運判光復得減死惟仲公是不計昔嫌人尤以爲難前後林居三十年偕同志研求濂維宗旨旣捐其世業就邑中創明道書院復游錫山師事涇陽顧公友事景逸高公出其貲復東林書院相與質疑送難要諸至當詳具所著語錄中生平學不襍禪至篤

燈丙夜危坐澄懷雖老衲枯禪有所不及尤喜獎誘  
後進出其門者多爲聞人病中矻矻著書聞國是紛  
紜深切牛李朔蜀之憂後竟符所億人皆服其先見  
天啟初補大理丞晉太僕卿未赴卒贈禮部右侍郎  
賜祭塋學者祀之明道書院及道南祠稱玉池先生  
所著有明道附言亦爲堂集併奏疏行於世

王述古字信甫河南禹州人萬曆己丑進士三令劇  
邑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值妖書獄起司寇受四明相  
指囑令誣坐郭正域以及沈歸德信甫正色曰若是  
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力持不可比會鞠無驗立具

疏送大理諸人刼之再四禍且不測怡然甘之卒不  
易原疏一字疏上事得寢未幾又當楚藩之獄司寇  
以華越謀害親王當論死郭正域主使宗室當如越  
罪信甫徐語之曰果爾便欲駢戮數十宗室楚宗聞  
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則爲之司寇悟事得  
再寢於後戕殺撫臣卒如所料甲辰出知常州守正  
抑邪諸上官大璫率爲歛屈而與武進薛玄臺無錫  
高景逸共論學居三年以艱歸起補保定晉山西副  
使兵備陽和奉旨會議代藩廢長立幼事信甫言祖  
宗定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代王內助張氏不得進

妾爲妃次子鼎莎不得改庶爲嫡且引嘉靖間秦府  
事例雖已奉旨乞請旨改正汪中丞用其言代議遂  
定捨舊物故請封事起五路要賂無算不決者五年  
矣信甫力請循往例毫不增減且忠順求婚兀慎擺  
腰等曾求賞其情更切勸柄在我可操可縱何故倒  
授于人時五路擁衆城下不懾制府動色相加不懾  
同事者以貽誤邊疆相坐亦不懾旣而忠順故卜曾  
款降人馮大梁以故亡去浮賞盡革諸使絕望乃帖  
然受封往年用撫賞八千餘金今不及三百金敘功  
晉按察使再晉右藩奉旨紀錄遇巡撫缺推用會中

朝門戶相軋乙卯式士之錄至有云以六經亂天下者信甫昌言排之坐是偃蹇除目卒于陽和初好天文律曆之學後乃遂于道嘗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於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候嘗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屑考別著有易筌律筌曆筌等書行於世其卒也高忠憲爲作行狀末讚其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立教學者稱中嵩先生

薛敷教字以身南直武進人爲諸生時巡撫海忠介公卽以忠義士目之每從大父方山公閱邸報憤時



事口毗欲裂萬曆己丑登進士方觀政部中會御史  
王籥臣上疏不白憲長吳時來耿定向交叅之以身  
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甚力有金陵  
曲學平津險陂之語勒令回籍歸三載薦起鳳翔教  
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具疏力諫復貽太  
倉相書有東門黃犬追悔已遲之語太倉恚甚然並  
封事遂得寢未幾趙高邑司許事被逐復抗疏申救  
謫光州學正與多士砥德礪業一以道義相成州人  
負沉冤者往往赴愬焉所全活甚多迨其沒後光人  
建特祠于黃官祀之歸從東林講學痛自刻厲垢永

糲食有窮士所不堪者出入不假肩輿隨行祇一老  
蒼頭或見惡人望望而去併蒼頭亦失所在居喪不  
飲酒不食內服闋遂茹素終身中年婚嫁相續負郭  
殆盡或諷其稍通融于交際間以身從容謝曰少秉  
一節老而逾之辱殆有甚焉卽親友問疾所餽藥餌  
亦稍嘗輒止不欲盡取也性至慈卽蠕動不忍加害  
其於人則油油與偕雖遇俗客終不作分別觀獨耳  
目所及凶人必剪之而後已至於解人厄揚人善終  
日孜孜恒若不及嘗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  
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學苟不見性靈任是皦皦

不汙終歸一節又曰今人所以不講學者謂講學爲欺已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真能不自欺否吾謂機械變詐畢竟聞誠意之說而減靡麗紛華畢竟聞無求安飽之說而減自私自利之人畢竟聞天下一家之說而不至於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何負于天下哉詩文援筆立成不事雕飾雖終身不用而望重朝野士游東林必問薛先生安在所著有浮弋集泉上雜語續憲章錄等書行於世學者稱玄臺先生私謚清

端

孫纘宗字克承南直婺源人向道甚蚤以聖人爲必

司學旣壯造詣益深精研易理著有易說食餽於  
庠春秋高棄去求終養與弟友愛終身菑畚經  
不習金穀年幾九十猶孳孳問學不厭代巡劉公  
按部至婺敦禮而褒旌之旣沒汪司徒登原弔之曰  
紫陽道脉誰爲後死嗚呼克承庶幾於此

陸禹定字吉甫南直嘉定人幼時見羣兒以泥塑孔  
子爲弄顚然曰孔聖人我師也豈可爲弄拱而拜之  
及長毅然以正人心挽衰俗爲已任父嘗病瘧九月  
思食桃吉甫繞樹求之忽得二枚母病目翳吉甫謂  
古人舐目目復明者多矣行之卽效邑侯胡公聞其

事召令一見吉甫以不見諸侯義也不往嗣後龔學  
諭索書爲之書屬文與之文請見亦不往當萬曆末  
請於父欲以布衣獻書闕下未行嘔血數升期年而  
殞邑士嚴衍爲立傳門人掇其大行私謚曰孝簡先  
生所著有讀史隨筆二氏分合大指行於世

劉元珍字伯先南直無錫人父完孺公領萬曆壬午  
鄉薦諭績溪著教澤剛方清正爲時所宗伯先少失  
恃承庭訓惟謹弱冠成乙未進士歷兵部郎中乙巳  
大計四明相當國陰庇私人驅逐異已乃誣上盡復  
言官之黜者留疏不下人心憤甚莫敢發伯先抗

言秉成之人旣假公以蒙上復挾威以箝下所關治  
亂安危非小併劾刑科錢夢臯頑鈍無耻狀疏入下  
九卿議四明與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議不可息  
將杖之會雷震郊壇竿木上懼乃反杖旨削籍歸四  
明亦罷去當是時伯先直聲震天下皆曰不有此疏  
不成朝廷先在南曹劄築江浦城大有興革屢疏邊  
事中外畏之至是望益重歸十六年神祖遺詔起言  
事諸臣召爲光祿卿值藩陽喪沒舊贊畫劉國縉以  
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衆數萬入內投揭督餉侍  
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伯先復抗疏力破其奸謂

宜嚴內外之防固防禦之策國緒議乃寢年五十一  
卒於官家居從東林諸君子陳說經義有爲怪誕之  
說者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學脉尤惡掃名者謂此輩  
指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寔彼之不好名乃淡爲決  
裂名教地耳平生慎取予重然諾嘗以孔門季路自  
任故護道甚力而嫉惡最嚴一佞人在其側喉間輒  
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在鋒鏑中笑謂同志  
曰此吾輩一大鹽鏺也宜各勉之所著有依庸絮語  
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及文訣文衡等編或行  
於世或藏于家又嘗劄東林志稿高忠憲序之及卒

忠憲爲草行狀總其大都曰剛曰明曰忠曰義學者  
稱本孺先生仲子明翰舉萬曆乙卯補中書舍人克  
定府講官甲申寇迫疏請太子出守南都廷議不決  
及燕京陷獨全節而歸有痛哭詩尋卒

自敘東林志  
曰東林之有

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先生翺起於前涇陽顧先  
生繼起于後胡不介以乎若是有善脉在耳夫善  
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易而一者何也  
善也茲脉從來達矣自義畫剖訣厥中傳心已揭  
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  
善卽脉也無善無脉也有宋諸儒遁行茲脉而探  
河洛之源發紫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  
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又曰人性上不可  
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卽性卽心  
是爲善脉晦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  
氏之學本于孟子而端緒稍殊輒危詞鍼砭不少



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遇方便執善不固必至別出岐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善無惡之說且浸淫於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況舉心體而槩之以無憑虛簸弄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為山陰為野江甚而為姚安陽明先生豈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為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為尊教而寔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為惕然懼也懼而思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卽龜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為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共識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窺義書殿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為世誦也正為其有善耳蓋少貶焉以混于無意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為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為托宿矣人安有安于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

首以存理過欲爲言迨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  
矣僞學之網極于彌天而柴中行應制獨自潛司  
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  
以爲僞不願考校蓋前賢寧爲時貶不肯自貶如  
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家濂洛而人關  
閩庶幾直剪荆榛淡入堂奧留此如錢一脈常存  
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易  
無在可容出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志成漫爲弁首以自鞭策矢無  
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

張納陞字以登南直宜興人生有夙慧甫四齡伯祖  
書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爾曰形似無教者因以  
米火等字指析其義亦隨對弗爽八歲習破題法值  
臥懷中父指窓前月爲題立應曰漏清光于暗室掛  
玉兔於當天九歲攻詩及書翰十四郡守龍岡施公

開龍城社奇其文拔應試十六王龍谿講學荆溪上  
往聽之遂大感發自此尋師締友學日進萬曆戊子  
己丑連中魁選廷試二甲回籍省母壬辰授刑部主  
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御札諭禮部並封三皇子  
爲王以登咤歎曰元子封王此國朝二百年來所未  
有也偕岳元聲顧允成合疏爭之復約同曹郎詣各  
部卿懇各出疏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乃出三愧三  
誤疏請勿王三皇子而請皇長子出閣讀書是役也  
一舉而還內降扶震位人謂以登有回天力未幾以  
論救趙考功南星再觸上怒斥爲鄧州判一至謫所

給假歸杜門奉母日玩易不輟益以斯道自任既入  
東林書院狎主講席復與同里史玉池吳徹如輩倡  
立麗澤大會每歲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訂正務求  
實益時姑蘇管東溟標三教合一之宗以登與折難  
數百言管氏遂屈己酉八月疾將革日邀諸執友榻  
前敘論惓惓以國事及兩郡大會爲念不一及身後  
事前一日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畏懼八字付子元  
鼎而手訣太母曰孃老矣復邀諸友環向坐以手書  
至定二字語曰得正而斃徐斂手于胸作肅恭狀遂  
逝年四十初筮仕刑曹適當典獄有點盜越獄逸實

在代事前一日例得分咎以登請獨當之曰失事在某宜獨聽叅幸勿他及部堂壯之從輕議以是賢聲遽起居鄉條上荆溪政要十二事當道重其言多見施行其言學每以端本原敦寔行爲主蓋純法程朱一切虛談渺論厭弗屑也學者稱文石先生

馮應京字可太南直盱眙人才高學博早歲知名中萬曆壬辰進士繇戶曹擢湖廣按察僉事在西楚率紳士講行鄉約務以化民成俗心苦力勤值稅瑞陳奉貪噬無厭先以好語諭之再嚴詰其狐鼠奉終弗悛乃疏其違旨九事未得命竟爲奉黨誣傷初僅降

謫楚士民有捐脰太府之門者有伏闕交章乞還原  
職者以數十萬計上愈怒逮訊下錦衣獄坐以擅殺  
中使罪禁錮八年日與同逮襄陽司李何棟如荊州  
司李華鉦講學論易參研于主靜窮理之間更詳考  
太祖制度而表章之時牢戶穢濕靈雨沒膝三人者  
皮而執卷意不知困甲辰上感天變放還里復冠帶  
以疾終學者稱慕岡先生所著述有朱子錄要經濟  
實用月令廣義等書行於世棟如字天玉上元人先  
世無錫人萬曆戊戌進士負才嗜學理襄郡首批稅  
璫之橫節甚壯既釋就南都開龍德書院會友講學

寓錫山復游於東林諸公間而師事慕岡服膺終身  
惟謹奉其位斗室中起官至太僕寺卿更以邊事被  
罪瀕危得免稱豪傑士鉦字德夫丹徒人萬曆己未  
進士理荆時殺大猾劉襄忤湘府及力抑璫奉遂罹  
羅織赴闕受杖第大呼太祖太宗在上不肯妄引明  
日覆杖肉盡骨露屹不動爲人和平渾厚見刑威則  
不屈赦歸後與人言學娓娓弗倦蓋與天玉異稟而  
同操也天啟壬戌卹贈尙寶司卿錄其子

安希范字小范南直無錫人弱冠登萬曆丙戌進士  
除行人當考臺省而格於年有諷以增年者不從轉

禮部主事念母請南或止之曰盍少俟共以銓郎儼  
公矣亦不從久之遷南驗封郎恬退白若會高忠憲  
疏論執政被斥上疏申救語多觸忌逮而後釋削籍  
歸緘口不及時事間從諸公論學東林靜掃一室讀  
書其中泰昌改元起廢詔下衆正彈冠獨澹然不問  
謂所居膠山之西林懸郭四十里塵事未絕遂命駕  
往吳興之菁山下莢裘焉蓋預知朝局之必變也未  
幾光廟賓天作詩寄憤曰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  
請討陳恒又曰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賜金  
聞者稱爲詩史尋病卒邑士與小范同薦乙酉者許



世卿字伯勳早孤事大父及母以孝聞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日人莫知其旣捷揭安貧戒五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聯姻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出入恒指以自警惟恐其或食言偶有戚麗法持之急適鬻一婢爲輸罰錢卒不爲緩頰所居敝巷令長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常守歐陽東鳳賢而下士請修郡志一出應之每自東林歸勅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作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乃爲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

冬行至桃源河水堅遂返謝去傳金自號早白老人  
矢終焉之志嘗於隙地手莼菜甲曰不如是何能無  
求於人疾革囑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  
人賚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  
之脩然而瞑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藏于家  
程汝繼字敬承南直婺源人生而篤學力行一洗紛  
華奔競之習前後邑令謂其道可肩古廉足範今咸  
敬禮焉萬曆丁酉登賢書辛丑成進士初宰餘杭日  
進士民相與講明孝弟禮義一時民風淳正無敢以  
奇豪進者時蓮池僧倡教西湖自鉅公以至細民尊

信若狂敬承獨召茗民曉之曰虛無寂滅最惑人心  
慎無陷入其疆也嘗憤語倘得備員省會誓杖而祛  
之五載轉南刑部出守袁州州治相傳古冢在其下  
守是州者從不敢正位坐敬承毅然曰袁天綱術數  
士也聖賢所不道奉天子命蒞此民吾何憚爲遂正  
其位卒無他在袁一以道德飭治清風善政甲於諸  
郡凡有餽遺卻之恐免囊不名一文後以介苦勤瘁  
卒于任一棺之外無餘貲其子乃稱貸以歸櫬生平  
嚴氣正性勇于任道亦嚴于衛道至其尊德樂義又  
視人善如己善也嘗著易經宗義窮極一生精力當

居喪伏其先人之柩忘寢食而屬稿者三年自後身  
所歷心所至一一於易發之凡古今名說莫不精擇  
條載識者謂集易學之大成焉又著有疏義課士畧  
課兒隨筆行於世

吳從周字文卿南直婺源人孝友樸誠學問淹博自  
爲諸生時卽潛心理學精研語錄繇明經司教皖城  
轉國子學正闡揚程朱卓然師表擢杭州通判臥理  
錢塘民無冤抑邑人陳俊等十年沉獄甫到郡理出  
之片言昭雪通郡有吳青天之謠尤以講學明道爲  
務學者稱平沙先生所著有易經明訓春秋心印語

錄會編諸書行於世

吳正志字之矩南直宜興人父通政數世以上皆名  
宦之矩繇國子生中萬曆乙酉鄉試成己丑進士初  
任刑部主事纔三月上疏盡發諸要臣私狀當軸大  
怒既附重比賴臺省公救釋爲宜君典史旋以差歸  
再起清河典史移饒州司李召爲儀部主事疏不敢  
先諸逐臣賜環堅臥不出與遠近鄉達爲會講學力  
持正論久之始轉精膳員外郎改光祿寺丞復與朝  
議柄鑿謫湖州司李擢南刑部主事晉郎中遷江西  
按察司僉事出鎮湖西能悉心吏事救荒弭盜大著

方畧而家載米數千斛濟人地方德之遇屬吏甚恭  
故人樂爲用自奉極涼政暇偕二三同志尋安節公  
講堂舊址商畧學問而已未幾解組歸病卒學者稱  
徹如先生

安節公達可由進士仕至通政從周怡學  
與鄒元標友善刻楊爵劉魁周怡三忠集

雒閩源流錄卷十一 祭

雒閩源流錄卷十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衡校

高攀龍

慧遠先生

馮從吾

少墟先生

葉茂才

張夢時

余懋衡

懋交附

汪應蛟

堵維常

詹時明

曹于汴

吳桂森

鄒期楨

弟期相附

孫承宗

鹿善繼附

陳仁錫

秦爾載

江旭奇

張雲鸞

李呈芬

朱蘊奇

張本德附

高攀龍字存之南直無錫人祖靜成公材令黃巖祀名宦父靜逸公較本生父繼成公德徵代有潛德先生自幼齋莊閒靜不苟言笑母授果餌必偃僂而承或命自

取依前所命數而止稍長學藝於邑儒澄泉茹公凡七年卽湛見名理弱冠舉萬曆壬午應天鄉試時邑令元

冲李公

諱復陽

江右李見羅門人也與涇陽顧先生講學

泮宮往聽之聞止修之說始志於學載讀大學或問見朱子言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一意整齊嚴肅持心方寸間久之見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悟渾身是心不特方寸蓋志學時卽以程朱爲的矣已北成進士出高邑趙忠毅公之門尋丁父憂歸謝人事讀禮及易服闋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獻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先生因上崇正



學闢異端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容輕議高  
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再疏論大本大機欲人主撻心講  
學言極剴切趙忠毅時在吏曹因得以所學相證深味  
薛文清粹言至一字不可輕予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  
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于心作日省錄又輯崇正編  
夜臥至平旦氣清卽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  
誠句覺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先生初字雲從至是始改  
存之奉使金陵南臯鄒公見之謂是海內有數人物先  
生益歆然以身下人還謁毘陵啓新錢公姑蘇少湖王  
公啓新曰孔門聖脈凡事只求天知少湖曰士君子須

立得大節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先生時時服膺斯語癸巳抵京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降揭陽縣典史甲午赴謫所自念於斯道尚未有得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真負此生矣舟中嚴立課程冀有證徹潛叅苦究至廢寢食行二月登陸過汀州旅舍小樓前山後澗偶見明道有云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軒然遂絕見得六合皆心從此方好下工夫凡往返三時自謂出門至此已三轉手勢詳具所作三時記中

明先生年三十三在揭

陽官舍倣近思錄例編集朱子節要歸過漳州謝見羅  
李公見羅謂修身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  
過闕漏處照管先生謂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是初學  
喫緊第一義學者須辨志定業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  
含糊疑似以爲自新之本然後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  
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條目次第自  
有先後不宜籠統說過其格遵程朱如此丙申連居本  
生父母喪戊戌作水居於湖濱作靜坐說復七規程大  
意以見性爲主會蘇常諸友于二泉之上辨管東溟無  
善無惡之非甲辰興復東林書院及成涇陽先生作學

約而先生序之每會必取儒釋朱陸真修真悟之辨真  
切指示嘗曰勤物敦倫謹言敏行此東林八字訣也至  
甲寅七月先生年五十三始作困學記大抵前得力於  
揭陽之行後歸功於東林講習而以朱子半日靜坐半  
日讀書法爲始終工程敘歷年進修灼然不爽丙午方  
實信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實信程子鸞飛魚躍與必  
有事焉之旨又四年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明年  
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謂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  
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  
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

際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  
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是  
時先生道德已成矣天啓改元起光祿丞溯自癸巳去  
國幾三十年至是入都次年轉少卿裁諸無名費內瑞  
相戒勿橫索會廣寧失事外戚勲貴中官之家皆奸細  
窟宅疏陳京師禍本不可不除請逐鄭養性誅李可灼  
讀孫淇澳宗伯論紅丸疏歎曰此一部春秋也因主其  
說不稍顧忌羣小爭欲中傷之未幾轉太常少卿疏言  
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極辨忠孝歸罪方鄭奉旨切  
責福清相力持之得罰俸已轉大理少卿晉太僕卿適

南臯少墟二公開首善書院于京師給事朱童蒙騰疏  
顯詆鄒馮去位先生亦疏辭謂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  
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疏再上福清相勉留護持  
益力叅何奉差歸舟中著周易孔義謂五經註于後儒  
易註於孔子說易者明孔子之言而易明矣每自言一  
生用易此書與朱子節要尤精力所注也居數月卽家  
拜刑部左侍郎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允誠同舟北  
上至謂當事曰今日內閣法用和婉外廷法用正直二  
者不相疑而相成始有濟當是時趙忠毅爲太宰值總  
憲員缺亟推先生先生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

以師生不應分掌部院辭復不允入臺申嚴憲約疏請  
責成撫按司道下逮府州縣以安民生具條例五十餘  
款請頒行之懸榜通衢禁絕饋送糾一極貪御史崔呈  
秀寘之法風規肅然羣小滋不能容盡逐羣正於是忠  
毅行成先生亦削籍歸逾年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先  
生屏跡湖上玩易不輟聞繆公昌期周公宗建被逮自  
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拜道南祠至晚看花聚酌如常  
時夜半整衣起從容入書室作字二紙鎖篋中謂二孫  
曰明日以字付官旂卽命暫退移時趨赴園池天啓丙  
寅三月十七日子時也平立水面衣履儼然先生之整

齊嚴肅蓋終始如一云發篋中書一遺表謝上言大臣  
受辱則辱國故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一  
札別及門華允誠言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心如太  
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質明而官旂果至崇禎  
初上覽公子世儒訟冤疏手褒爲孤忠遂學秉節正終  
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初擬忠純特命祀郡邑鄉  
賢祠蓋其爲學以敬律身以靜窺妙窮理則好惡自誠  
見性則死壽不貳退藏于密而顯仁于造次顛沛此其  
所以爲先生也歟晚號景逸學者稱景逸先生時人競  
言良知言止修先生獨言學必繇格物而入每命學者



先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令靜坐以培深厚之氣謂佛氏以心爲性老氏以氣爲性而極斥三教合一之說其駁禪學尤嚴謂聖人之學異於釋氏惟一性字聖人言性異於釋氏惟一理字釋氏無理故最忌分別如何可以綱紀世界扶植人倫故在武林作異端辨在揭陽作陽明說辨各四篇詞繁而不殺一則斥其誤看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讀書是徇外空疎杜撰一無實學再則斥其以朱子之致知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曰良知然大學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又斥無善無惡之說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

行檢者十之九且云學朱而弊爲實症學陸則流於虛  
症畢竟實症易消虛症難補聞者以爲朱陸定論生平  
不二色不取一介燕居屋漏未始有情容洵所謂盡其  
道而生死者矣前後廷臣屢請從祀文廡雖未及行公  
論翕然歸之所著有周易孔義春秋孔義正蒙註天完  
錄就正錄家訓等書門人陳龍正合奏疏語錄詩文訂  
爲高子遺書二十四卷行於世季子世寧別繕未刻稿  
六卷藏於家從子世泰又合纂高子節要十四卷偕世  
寧編年譜二卷刻之購復園池立止水祠後吳侯興祚  
以世泰

祠

兵部職方司員外協贊本司郎中事臣華允誠題爲帝王之致治本于道人臣之事君本

于學學術之邪正關係治亂甚大特懇聖明蚤祀真  
儒以明正學以醒人心事臣聞天下治亂始于人心  
人心邪正繇于學術學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人心  
之所以不死綱常之所以不墜忠臣義士之一綫所  
以常昭揭于宇宙而不爲亂臣賊子所磨滅者恃此  
學以維之爾三代以前人君學道以出治三代以後  
人臣學道以事君自孔孟開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以開來學遂尊爲萬世帝王之師孔孟而後則有朱  
之周程張朱爲世大儒歷代崇祀而我朝若曹端薛  
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茲數儒者皆孔孟真脈也  
于今則有臣師故左都御史高攀龍焉臣師之學遠  
宗孔孟近法程朱其大旨以復性爲宗以知本爲要  
以立志爲基以敬義夾特爲功以天人一貫爲至居  
家盡孝所紹明者千古之學術立朝竭忠所挺持者  
千古之綱維至其一段愛君愛國之誠寤寐不忘終  
始無間皆其生平學問得力天下所共仰也觀其間  
逮之日齋沐焚香告天告君告祖宗從容詳審無異  
平時遺表數言義盡仁至迄今凜凜有生氣也人知  
其首効好樞崔呈秀獨炳幾先見以爲功在社稷而  
不知其四十年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實踐于綱常

名義之大成仁取義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賴聖祖神宗培養以至于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輩可謂後先輝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往時論者多以講學爲諱甚至以東林爲阱乃逆璫魏忠賢竊權專政以向來之攻東林者胥入于稱功頌德而後先死義若楊漣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左光斗繆昌期諸臣皆臣師平日相與切磋砥礪共肩此學者也繇此觀之東林何負于朝廷而講學之功顧可泯與蓋講學一事似迂而無當實至切而不容已自天子至庶人無一人不咸于學自修身至平天下無一事不根于學皇上以堯舜之資樂堯舜之道工藝蕘蕘無不喜納典謨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永兢者則又不在詩書政令之末而在幽獨隱微之地一則曰清心寡欲一則曰虛中無我卽此兩言而臣有以窺皇上之深于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也雖然欲幾易萌已見難化戒懼稍弛未必無竊發之竇聰明過用或反爲偏蔽之端忠邪之介未清或以混淆爲公普上下之情微隔或以猜貳爲精明虛公二字殆難乎其言之而臣竊仰見皇上之心方乾乾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在今

日知必爲皇上啓心沃心以孔孟之學而佐唐虞之治當無難者而惜乎其不遇也臣竊歎學問如臣師品識如臣師忠貞雖露其一端經綸未顯其大用徒令爲成仁之逢此而不能爲應運之臯夔此臣之所深痛也而亦海內人心之所共痛填者蒙恩優恤備至且特褒曰孤忠遠學秉節正終天語煌煌若揭日月臣師之身雖死而臣師之道亦幸不泯矣乃臣更比例薛瑄等以從祀請者竊謂國朝文明最盛而理學一脈先臣曹端實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並祀孔子廟廷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予以破除功利激發秉彝其有補于風教有先于聖治豈其微哉至東林及各處書院亦宜盡行修復蓋書院之來舊矣向毀于權相今毀于逆璫旣以毀之爲非自當以復之爲是苟不復于聖明之世恐畱爲千載遺議如必曰學宮自足以講道明倫試問今之學宮果何如也模不模範不範所講者何道所明者何倫而謂書院無功于學宮乎而謂有學宮遂可無書院乎功利之習中于人心舉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天下不知有聖人之梯榮階進則可以之輔君治世區區章句之習以之梯榮階進則可以之輔君治世

則毫無補也。于是先覺者出焉。建爲書院。相與講習。而倡明之。而世道人心卒以喚醒。則書院之設與學宮正相表裏。以贊襄聖化。何可一日偏廢也。伏乞皇上勅下廷臣會議。如果臣言不謬。衆論僉同。卽將羣龍從祀孔廟。并將東林書院及時修復。俾後來俊髦相與講習。其中無負聖明之作。養以無替先儒之準繩。則學術可明。人心可正。教化可興。太平可臻。此皇上中興第一根本之要計也。風厲世俗。昭垂謨烈。媲美唐虞。端在此舉。伏望皇上曠然遠覽。採擇追崇。臣愚不勝激切屏營之至。栢鄉魏氏曰：高存之先生天姿清虛。不染嗜欲。而學力有以濟之。觀其一生涵養。在于主靜。主靜非求寂也。以觀吾性之未發耳。用力在于格物。格物非多識也。以明吾性之本善耳。而其教人先讀小學近思錄。其言曰：中庸二字乃于聖傳心之妙堯舜禹湯只此中字。至孔子添一庸字。中字始有著落。中不肅則中落。于懸虛肅不中則庸落。于迹象又曰：學必歸格物。而入有物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觀此則先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無近日學者之失可知矣。先生之方執文清而紹繼朱子無疑也。

馮從吾字仲好陝西長安人先生九歲時父保定郡丞友手書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且命學其爲人先生卽知向往服膺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許敬菴督學關中延入正學書院與藍田王秦關論學有契登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應館課不規規詞章曰文人何若聖人著做人說二篇惟與余鏡源焦漪園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改授御史視中城中貴有半刺通者峻卻之一疏斥司城之結首揆紀綱爲厲京圻者再疏斥政府私人之以掌垣壅蔽言路者權貴俱斂避天下入覲官不敢行苞苴三疏請復朝講斥言上於酒後多

斃侍者神廟怒下旨杖之以長秋節輔臣趙志臯救免  
命巡按宣大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茂才輩講學於寶  
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巡鹽長蘆清課革弊行部所至  
必進諸生講學著訂士篇輒與要人左用他言官株累  
削籍歸道宿村寺屬吏供帳以候者不處也抵里日事  
講學著學會約若干條期於求益規過又著士戒以勉  
諸生著諭俗以曉衆人讀者莫不感發未幾以怔忡處  
一斗室足不至閔誠客刺無得通親知無得入蓋精思  
默證辨疑似析異同因養病力學者又九年而體漸復  
然後出仍會講寶慶執經問業者日益衆當道於寺東



梁關中書院以居之先生爰開天中閣詠關中四先生

詩

呂涇野舫馬谿田理韓  
苑洛邦奇楊斛山爵

關學從是復振先生雖重講

學而慮空言不足以倡率每刻厲閭修躬示之鵠嘗簡  
所知曰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略躬行妄欲以身挽之  
而力未逮自歸山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  
字不敢荅其餘見仕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  
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  
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也居二十年疏  
薦百十上不報庚申光宗立以大理少卿召次年憲廟  
改元始應詔歷遷左副都御史疏叅經撫失機喪地罪

實之法載論紅丸挺擊二獄侃侃無少假朝論建之時  
偕總憲南臯鄒公僉院龍源鍾公就都城倡立首善書  
院講學其中或迂之先生曰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  
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講學不  
可少也而聞者忌之交章詆毀先生因疏陳講學創自  
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爲一治至  
孟子沒千有餘年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  
興於宋而亦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  
之故也伏惟國朝以理學開國我二祖表章六經頒行  
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實爲

令甲臣等建立書院祇以南都各省俱有書院而京師  
爲首善之地天子之都反獨無之甚非所以壯帝都而  
昭一統之盛況今外寇憑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  
醒人心激發忠義奈何反用爲訾議上報聞尋屢疏乞  
休去又二年起總畱臺未赴卽家拜工部尚書會逆閹  
禍起致仕歸旋遭削奪遇疾卒學者稱少墟先生初先  
生在都門嘗從顧涇陽先生游爰力駁陽明無善無惡  
之說曰陽明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  
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脈不小此不可不辨何  
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

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嘗曰吾儒論學只有一善字又曰儒佛如薰蕕木炭之不相入儒以理爲宗佛氏以了生死爲宗又曰邪固不能兼正正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見其大又嘗作善利圖題詩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其精嚴如是景逸高公稱其學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修而悟悟而徹者不能素衣吳氏著真儒一脈敘顧高錢爲東林三先生而馮先生附焉聞者遂以涇陽景逸啓新少墟爲東林四大君子蓋論道不論

地也崇禎初詔復原官謚恭定所著有疑思辨學等集

二十二卷元儒攷略四卷行于世後所安洪琮施璜同

纂馮子節要十四卷序行之

附錄關中四先生詠  
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

冊游成均馬崔同切琢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世龍麟封章凌五岳講室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

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畎畝

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虛一步不肯苟呼嗟如先生百代名難朽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

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掌節居鄉譚道義聚有五泉子孝悌稱昆

季嗟余生也晚景行竊自媿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

揮塵歲寒節彌堅不如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鄉魯嗟彼虛僞人敢與先生伍

孫高陽承宗馮副院詩少墟窺道域一見契子深  
額氣憐孤注春風坐滿襟天中閣上月省識平生心

閣去月仍在  
誰堪對月吟

葉茂才字參之南直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南  
京工部右侍郎學者稱園適先生家故貧少事親至  
孝痛母先逝館歸必同父寢初授刑部主事甫三月  
告改南工部以便迎養俗例新第謁座師有贊先生  
獨於半月後致芽茶二封人多怪之旣而得其清節  
轉加敬服始入工曹大司空欲觀其才令攝六篆事  
並治權稅蕪關一以寬卹爲主胥吏以常例請默不  
應請至三爲詎語拒之曰無論若輩雖列四金剛臺  
我不動矣去關廿里有雙港往議防漏稅風濤不測

易爲商厲立命弛其禁差竣上羨三千金助餉疏請  
勿爲例神祖嘉之賚白金松布旌其廉爲南回卿時  
有袒四明崑宣反斥言事諸臣爲護奸者抗疏諍之  
不報乃貽書當事謂公論明則治不明則亂明于上  
則治明于下而不明于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聞臺  
中有欲禁旁囂者作旁囂止囂說見年例考選不愜  
輿情有上鄭太宰書歸而蹙懷君國則每于詩章寓  
之題三朝要典後曰事有三尺童子曉然明白而聰  
明特達之士反眩瞀而不能自決者何也心無偏主  
雖愚必明心有繫累雖智必昏其勢然也張差一案

劉廷元以爲風癲科臣何士晉部臣王之寀陸大受以爲別有主謀而神廟聖斷以張差付法司以兩內侍付司禮俱寘極刑內外帖然矣然士晉卒不免外補之寀禁錮大受被察而廷元獨無恙也進藥一案舊輔方從哲賞之舉朝爭之最後孫宗伯發憤極言而可灼遣戍文昇尚漏網也立后立妃一案禮臣孫如游執奏于前科臣楊漣道臣左光斗等力主移宮于後而當時依違其間徘徊觀望者則從哲與諸大臣也此三案者或見于聖諭或見于章奏在朝在野莫不耳而目之秉史筆者據事直書足矣可以人情



二字抹殺天下萬世之公論哉初偕顧端文高忠憲  
倡道東林端文卒忠憲主其事忠憲出山以主會推  
先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爲吾輩究竟此行原殉君  
親二字可歸卽歸不使東林草深也先生敬諾後書  
院毀作十詩志感慨忠憲和之及忠憲被逮先夕自  
盡官旂令長行逮其子獨匍匐當道力免之而跋其  
遺表曰屈平之節先生之所優也先生之學非屈平  
之所望也識者以爲與正叔之稱伯淳亾異先生干  
世泊無所嗜通籍四十餘載官臻九列布衣蔬食出  
則徒步不以僕隨所居老屋數椽絕無輝煌匾額第

名  
標曰三世無訟時指以訓子弟薄田百畝不殊寒畯  
仰成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鄉短轅曲笠以奉杖屨  
拊胞弟茂德極其鞠哀居恒論學以雒閩爲正宗以  
守身爲切務自題小像曰人生宇宙間但以形論與  
動植之物等耳有超於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與天  
地相終始予懼鬚眉徒具至道罔聞軀殼如斯性靈  
靡著因箴以自警曰爾貌甚癯爾性易蔽何以圖終  
夙夜自艾飢食渴飲勿等兒戲造次顛沛必止于是  
嘗講易東林門人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  
先生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

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蛙聲蟪蛄豈曰能詩數墨尋  
行未爲善易吾弗取也又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  
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  
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爲物不貳不可析而  
分也嘗語所親曰斷不可輕受人恩一受人恩便爲  
人所制所交顧高外若許孝廉世卿馬郡博希尹薛  
丞敷教皆白首不渝而郡博子世奇壘丞孫采更  
同時受學稱入室弟子厥後大節凜然可以溯流見  
源矣崇禎初方需召用病卒子光輔請于朝得祭墓  
如例先是天啓甲子先生請告家居時魏闢肆逆客

妖內比賊害皇子楊中丞漣發之事尚未著適長洲姚希孟入朝過錫山先生登舟送之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閣講學此今日根本計也未幾憲廟賓天思陵繼統竟除閣禍若出成算希孟作神道碑始表出之凡先生之善人不能悉知多此類也朝議擬補謚廕遇變亂不果祀崇正書院所著有見聞摘錄旁羈錄八貞女傳興至吟等編行於世

光輔字潛夫貧而介從馬文肅公學契甚當以廕得官不就鼎革後悲憤不已間登東林講座發砭俗之論聞者悚然一日肅衣冠祀先畢飄然出門厥明家人求之死舍後池中有遺筆志遲死之愧嘗著詩草數卷題曰興至亦吟藏于家

張夢時

原名字伯可南直無錫人早穎進止若成人

七歲工對偶九歲能詩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

此樓去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

懍親心父叅政公異之命名大受十歲攻舉業十五

以縣試第一補諸生明年行冠禮老儒姚潛坤作字

說以贈之益自勵久困場屋入太學踰強仕始登萬

曆癸卯賢書明年甲辰同邑顧高諸公創起東林書

院復翼以左右書室約六人爲築而伯可適下第歸

首任其一解橐受工遂潛心性命之奧與諸公切偲

往復者二十年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天啓

往復者二十年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天啓

壬戌謁選知安吉州歷遷常德府同知山東鹽運司  
運同並著廉惠將有殊擢竟告老歸草簪歸小述毫  
而嗜學日讀書寸許雅喜書法日揮數幅爲樂案頭  
惟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白沙陽明數編以當尚友  
每兒孫造膝必與評文論古或拈經書一二章令細  
叅之次第質問移時不倦以爲常居數年崇禎丁丑  
自述五千言以槩一生題曰偶述客有稱其于死生  
之故爽然有會遠過莊周者徐答曰爽然生死之故  
從而玩之所以爲莊周者流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  
之所以爲曾孟者流玩以求樂耳慎則何求然而樂

莫大焉吾與其玩也寧愼客拱手曰先生真當世之

曾孟與曰曾孟則吾豈敢全要看膈月三十日

膈月三十

日高子遺書中語

及病革呼筆大書曰朝聞夕可千古光輝

浮生如寄視死如歸落地一靈終天敢迷伯可字可  
目反庶幾書訖湛然坐逝壽七十八學者稱弦所先  
生

余懋衡字持國南直婺源人生有異質爲學推本紫陽  
精研天人性命之故而以身驗之舉萬曆壬辰進士授  
永新令潔已愛民復學宮鑿石渠改邑東門築浮玉洲  
江右未行官解法始請通行以紓民困至今稱便徵拜

御史論罷礦稅傳旨逮杖忽殿角有聲如雷上心動乃改罰俸一年視醪長蘆一切例緩悉無所私贍貧賑飢全活億萬計巡按陝西劾稅璫梁永繩以法永窘賄庖人以蠱進中蠱瀕死夢神示得解上聞之爲撤永併罷天下礦稅閱視固延兩鎮條上十事上嘉納下兵部通行申飭掌河南道理外計列計典七條著爲令癸丑詔監會閹閤臣葉向高典試兼票擬持國請勿令文書官入簾以遠嫌疑中使至欲入力拒之怒云誣奏御史不容送票擬上問爲誰以衡對上曰是在陝西屢劾梁永者耶命收回本章天啓辛酉召爲大理卿尋授僉都御



史協理京營戎政日訓軍實盛暑不廢操練定雙糧單糧法以示激勸晉副都御史理內計改兵部侍郎時提督巡捕郭欽爲逆璫魏忠賢姻親營升都督同知駁寢之又忠賢等乞請諸璫弟姪及保姆客氏男俱世襲錦衣衛官以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冒濫非典具疏封還兩勅璫遣人力求屹不爲動旣以陪推遷南吏部尚書五疏力辭遂予告歸臺省交章乞畱不報明年太常鄒德泳特請召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置論思之地以輔聖學正士風廼起原官引疾不赴及總憲楊漣劾璫二十四大罪有南太宰北少宰皆點陪借用爲逐等語

璫益嘆焉丙寅僞學禁厲削籍爲民初持國于新安之  
紫陽書院創興理學及令永新善鄒元標建明新書院  
按陝西引馮從吾闡明關學憲廟初年鄒爲總憲持國  
與馮同爲中丞復開首善書院于都門讒者業有煩言  
至是魏璫驅除正學御史張訥請毀首善且言海內書  
院最盛者四東林江右關中紫陽南北主盟互相雄長  
余懋衡馮從吾鄒元標孫慎行爲四大頭目並宜處分  
遂俱削奪一切書院皆毀賣以助殿工嫠有三賢祠故  
朱子所築以祀周子二程子者亦在毀中持國廢圭田  
償之獲免崇禎改元詔復官誥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

南銓以病卒賜祭塋部擬補謚遇國變未果學者稱少  
原先生所著有乾惕齋太和軒關中集語錄經翼百餘  
卷奏議古方略各數十卷行于世從兄懋交字全之以  
貢兩除學訓居恒研精易學敦行喪禮不以弟居顯要  
稍通于交游之際惟造就後生是務學者稱定宇先生  
汪應蛟字潛夫南直婺源人總角能賦詩矢志聖賢  
之學踰冠登第授南京兵部主事以抑囑託失貴人  
意遂引疾歸補南客部表方正學先生墓爲封碣置  
墓田歷副使叅政遷天津巡撫晉貳司空予告歸家  
食十有九年體解精密力行不怠每六郡六邑大會

與顧涇陽馮少墟高景逸史玉池鄒南臯祝無功桂  
珍吾諸公在復商證理無畱解嘗曰仰鑽至欲罷不  
能方見卓爾敬信至篤恭不顯纔是闇然以祿入之  
餘置義田五十畝周贍宗族闢正經堂春秋舉會嘉  
惠後來重修三賢祠偕馮邑侯余少原潘節菴暨諸  
生講學其中泰昌改元卽家起南大司農未幾轉北  
念催徵要在養民疏愛民十八條于時奢蘭發難關  
中流寇日滋增餉募兵不可億計乃建議于鹽屯鼓  
鑄之外一切寢之且持屯田開荒永不起科之說尤  
力謂吾儒平居耻言桑孔奈何自蹈其轍令桑孔笑

人起科之說遂寢阿保客氏挾求墓地逾制執不予  
尋以老病乞休疏七上得請加太子少保辭疏中極  
陳堯舜敬修心學尤以敬修一語爲十六字傳心之  
要且箴及宦官宮妾未幾果有逆奄妖姆之禍時毀  
書院禁講學潛夫乃作默識解示門人嘗讀史有感  
作竊述編以繼春秋未就而卒崇禎初賜祭塋學者  
稱登原先生所著有中詮寤言古今彞語獨言蜀語  
詩禮學略津門疏撫畿疏計部疏病吟草九問密語  
鄉約記諸書百餘卷嘉善陳龍正纂爲理學經濟二  
編刻之

堵維常字冲宇南直宜興人敦孝行恕于書無所不  
讀補諸生以文行受知于常守杜公承式一無干請  
守敬之薦于江都宦室厚幣聘行以親老辭遺之金  
又辭退就村塾盡心講授嘗言孔子一生只自任爲  
誨二字以臆測之爲誨應非兩義力學所以爲教也  
已之不正何以正人推誠與人所以誠身苟誨倦卽  
學厭矣萬曆辛亥在毘陵得疾將革咨其子以忠孝  
之說子對曰顯親揚名孝也委身致主忠也冲宇曰  
未也飯蔬飲水無孝乎草莽氓隸無忠乎夫無念不  
愛孝也本之臨深履薄以來無念弗謹忠也根諸質

影盟衾而達誠以吾儒一生事業文章或有時待惟  
忠孝兩者無待恒當下猛提終身不悔斯卽所以顯  
揚委致耳吾無長物遺爾惟此數語而已又曰敬身  
行己之道莫著切乎禮爾卽讀之其能簡束爾者此  
經是也命具衣冠舉笥出經盥手以授子再拜受展  
誦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一章諄諄反復未竟而暈旣  
復蘇強起南向再拜遙別二親以不逮終養痛自咎  
恨遂卒年五十是時子纔十二齡書治命爲卷永矢  
服膺後舉進士兼樞相稱明末遺忠卽牧游先生也  
冲宇於詩禮春秋皆有箋未脫稿牧游因之輯三經

澤書從孫景濂又廣禮經澤書爲禮記貫屬牧游序  
其端

詹時明字爾用湖廣黃崗人生性淳樸薄嗜寡言及  
長好古力行日偕執友講明性道鄉里目之曰古人  
天啓壬戌由明經司訓常德聚生徒論學竟日夕不  
輟監司友白杜公折節下交尊以師禮爾用亦不讓  
曰師道不行久矣杜大人能倡之吾何爲不受遷論  
武寧釐學租解株累僉稱廉仁前後課諸生學主明  
理而旁暢實用曰四科三塗寧僅區區咕嗶哉擢筠  
連令不赴而歸與門人譚道講藝如故壽七十四學



者稱冲默先生

曹于汴字自梁山西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與同榜  
盱眙馮公應京以聖賢之學相鏃礪繇淮安府推官  
入居諫垣論奏皆天下大計在吏諫掌內計佐太宰  
孫公丕揚澄汰仕路一二小人護其黨羽相與摩牙  
爭之久之自梁與孫公相繼引去一時衆正遂空泰  
昌登極以太常少卿起家屢遷都察院僉都御史未  
幾魏璫竊政羣小謀去自梁及少墟馮公會當推少  
宰應屬少墟迺越次而用自梁蓋欲設械兩碁之自  
梁固讓不可爲吏部左侍郎不旬日堅請去家居杜

門沉研理學奄黨卒不能加害人仰其見幾之哲崇  
禎初璫伏誅召爲左都御史身在憲府一毫不假百  
僚肅然居常持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國有兵  
事戒嚴論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榷不移漏刻精壯少  
年皆斂手推服始知其爲有用之學也尋溫體仁爭  
枚卜閣訟大起自梁據法守經力爲糾正旣乃引年  
乞骸歸而自梁之生平遂與黨論相終始矣初爲諸  
生時卽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故稱有經術  
入仕後無日不淬勵于學用以守身應務嘗言小心  
卽大勇又言神氣嘗在凝定又曰容人者樂寡欲者

逸又曰出處輕而臣業衰取予泛而士節壞又曰  
介不苟方是廉印證在臨財之際一毫無私方是公  
叅驗在發念之時皆自勘得力語也學者稱真子先  
生胡東渠先生貧無積粟零糴以食或請其乘賤多  
羅曰達貴喫貴真子先生述其事而稱之曰當時  
若言無錢便似眩清且人不之信反費嗷嗷矣前  
輩老成可法如此竊謂真子之也就少宰旬日卽  
歸不居讓名亦不處爭地  
得免于囂禍猶是意也

吳桂森字叔美南直無錫人幼有至性父喪哀毀如成  
人長從顧端文高忠憲諸公講學不倦以序貢應廷試  
歸遂絕意仕進學易於毘陵錢啓新先生日夜探索幾  
忘寢食錢先生沒每歲偕同志在其廬論學靜坐志築

室三年之意天啓初忠憲出山爲東林主會擇人拜托  
葉公閒適次及叔美蓋豫屬之也尋璫難作忠憲赴止  
水叔美往哭之捐金以佐官旂急費時書院已毀僅存  
丘墟乃約同志鄉經畬忠餘兄弟輩就道南祠班荆敘  
舊相唁也已而相易及逆璫敗奉有表章書院之旨季  
美亟謀興復而摧殘之餘人情頗渙遂獨力建麗澤堂  
又構小齋名曰來復講易于其中羣儒翕集稱東林再  
興焉其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  
非兩其質則有大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  
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

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之一用所以繫  
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  
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察流條理脈絡  
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脈如程子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錢子卦者掛也掛  
出一太極掛出一箇天地儀象于人身等語皆四聖之  
真傳也每剖析易義精微無遺蘊聽者靡不歎服晚年  
充養日純粹益可挹鼓舞來學如有一言可採必筆而  
藏之申誠子弟曰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爲己之責卽  
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爲己之責如此交相勸戒家聲

庶幾不墜又倣義門鄭氏家會及五經會聯屬宗人子  
姓以爲常學者稱素衣先生卒祀崇正書院所著有像  
象述像象金針易說談易隨問真儒一脈一斑錄書經  
說曲禮說註釋春秋大全皇明開泰錄息齋筆記等書  
行于世

鄒期楨字公寧南直無錫人性至孝九歲時患痘劇甚  
作癢恐驚父母寢力制之比長輒苦讀年三十始稱郡  
諸生屢舉不售祁忠敏公彪佳始以待御巡按吳中式  
其廬舉賢良方正亦不出嘗設講席邑之洞虛宮問字  
之履闕斗室不能容復他徙他徙者再又不能容乃

就文昌閣下闢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如是者歲率以爲常立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而諸負狃邪癖者相率匿影去語具高忠憲文不社記中自是春秋兩榜科必有人先生嘗言聖賢下語如化工肖物一字不虛故其說書最解人願弟子之日益進以此顧獨以爲此口耳之學非其至者因謂濂雒關閩近在吾鄉求之有餘師矣蓋指東林主盟諸先正也一日從忠憲商及靜坐先生曰調息亦頗有益忠憲曰不屑也聞之憊然已而從先儒存養省察諸法徧參之最後獨心肯忠憲所論觀未發工夫一語大率謂觀未之學以主靜

爲訣以主敬爲宗以禮經之九容爲把柄九容色色停  
當身心內外自一齊收斂如是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栽  
培本體之助非復往來憧憧之擾此其學問得力後證  
嚮語也東林自吳徵君桂森重建麗澤堂後賴先生左  
右于前提唱于後每歲聚學者說書堂中風雨寒暑無  
愆期故講席得以不墮先生正氣強骨身列章縫而心  
憂社稷聞廟堂興革進退當則喜否則憂見胥曉當食  
廢七箸當三案議起不勝憤懣撰爲委巷謠抒寫不平  
皆愛君忠國之言及啓禎間見天下將亂著有弭亂臆  
言救荒末議固人心論活井田說惜無能推而行之者



晚年涵養純熟氣象雍容接人寬樂坦易詳誨曲誘不厭往復嘗令後生小子不言意消室故懸磬值庚辰辛巳連歲大稔餽粥時絕幾持水齋日玩易一卦或編輯見聞一二以當渴飲飢食可謂貧而樂者矣崇禎壬午冬卒年七十六學者稱經畬先生門人嚴穀等私謚爲懿長先生祀崇正書院所著尚書揆一一簞軒劄記鶴湖小詠東林諸賢言行錄四種行于世別纂皇明洪範經世要語國朝名臣言行錄摘等書三十餘種未刻藏于家弟期相字公寅有學行廩于庠與兄分主講席崇禎中以賢良徵就粵西州判轉衛經歷痛甲申國變感

疾卒年六十嘗自諗不可與父兄師友言者不爲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言著有易書孝經四書筆旨藏于家學者稱忠餘先生門人錢肅潤等祀之道南祠二鄒先生及門不下千人穀與肅潤皆高隱不仕覃精著述穀有東林書院志二卷吳郡姚宗典序行之

孫承宗字穉繩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舉進士出孫文介公慎行之門廷試擢第二授編修歷官坊局在朝與關中馮從吾以性學相勵每晤言必移晷時廷臣方競門戶分異同穉繩語臺臣左光斗曰同中小人異中君子是惟寬之使其自來徐之俟其自化激

之則甘爲小人而勢合光斗拜而受之尋以禮部侍郎掌詹事府值乙卯五月六日挺擊變起御史劉廷元以風癩二字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案拷得其實疏請窮究主使上猶豫不忍發旬日後發諭於風癩之下特加奸徒二字而御史劉光復更以首功奇貨攻之案一時羣論紛紜上下惶惑次輔吳道南以其事詰穉繩于邸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后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道南用其語以導上於是上立御慈寧徧諭羣臣而

挺擊之獄遂定人不知爲穉繩一言力也天啓二年  
拜兵部尚書大學士奉命督師出鎮山海先是遼廣  
繼陷險阻盡失爲經畧巡撫者舉不敢窺關外一步  
遂有築城八里退守關門之議至是穉繩出關視師  
力以恢復爲己任選名將分布要害練水陸精兵十  
餘萬拓地四百里東巡至醫無閭將大興師而逆賢  
竊柄忌其握重兵于外汰其兵將勒回關門是時中  
朝縉紳被禍穉繩聞之亦遂萌去志抗疏自別曰臣  
故孫愼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嘗薦引也  
義不幸指摘未及自爲龔啞姑容于天下詔慰畱之

一日上遣內臣胡良輔等四十餘人齎白金蟒衣賜督臣出帑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械給軍穉糲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賊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于兵事悉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常無遽以觀兵爲威福居四年竟引歸崇禎二年京城大警起鎮通州穉繩聞命卽刻抵危關收悍將復遵永四城調度諸將分路追逐指顧而定旋移鎮關門又三年復予告歸歸七年戊寅冬高

陽陷竟以在籍老臣與城俱亾闔門殉難事聞予卹  
特謚文正穉繩自少倜儻英毅爲舉子時仗劍遊塞  
下周歷亭障阨塞訪問故將老兵遂通知邊事故雖  
廻翔館閣當時皆以將畧推之然竟使功不成而節  
獨完者則妨功害能者之罪不可勝誅也嘗曰先帝  
以漢武鄉唐晉國擬我我則何敢成敗利鈍非所逆  
覩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庶幾竊比于二公平其論學  
則一主程朱嘗敘馮忠齋庸緒云予讀庸緒而覺信  
紫陽之過也予過信紫陽與世信紫陽者異世信紫  
陽以其博物而予信紫陽以其非博物也予認格物

爲格本末之物而紫陽云窮至事物之理予遂信其  
事物至他日釋孟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盡心則  
知至之謂也予遂不覺信紫陽之深矣其發揮旁通  
若此所著有文集一百卷學者稱愷陽先生鹿善繼  
字伯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用便宜  
扣畱金花銀兩以充遼餉神廟怒勒令補還持不可  
得旨降調泰昌初復其官改兵部職方主事天啓間  
高陽以閭部督師關外伯順請從詔許之時太宰欲  
遷之吏曹固辭高陽當關六年嘗倚之爲左右手布  
衣瘦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以勾

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跣跡錄尺長理小過爲  
務歷武選郎中告歸崇禎時起尚寶卿轉常少復告  
歸丙子秋定興警至伯順方郊居以爲邑在涿州保  
定間背障神京慮孤城不支遂入城督兵助守城破  
死之蓋先高陽殉二年也事聞贈大理寺卿謚忠節  
容城孫徵君奇逢嘗與切脯酌酒定交楊椒山墓下  
及卒嘆其道力深厚後來罕儷所著有認真草學者  
稱乾嶽先生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領萬曆丁酉鄉  
薦屢試不第發憤歎曰吾得爲白沙足矣以師禮拜



啓新錢先生之門錢先生辭之曰此禮不輕施亦不輕受也要以他年相見無負今日面目不則勿爲煩比三往始納贄遂受易學得幣要天啓壬戌登進士廷試擢第三人授編修丁內艱服闋起補充日講官在講筵每以進忠直遠奸佞爲言魏奄聞而惡之值奄冒軍功累爵上公給鐵券明卿當視草辭不可或休以禍不爲動於是不旬日而有孫文豸之獄連坐削籍卽日就道奄發十數騎偵之無所得行至濟上有吏受奄指道邏卒窘之執從人及舟子加箠楚舟中人皆跳去獨坐舟中忽風作檣櫓幾壞諸卒遽散

得脫歸時羣小日嗾奄不殺吳門三詞林局不定謂  
明卿及文公震孟姚公希孟也家居岌岌懼有後命  
丁卯秋逆奄伏誅戊辰起原官稍遷中允典武闈試  
奉命宣詔三韓凡亭障徼塞險阨之處皆詳志之作  
籌邊圖說一書後嘗進御覽庚午遷國子司業侍經  
筵敷陳必切時務上爲聳聽遷諭德掌司經局事辛  
未分較禮闈得士爲盛有錦衣張某者奄之餘孽也  
中以蜚語禍且不測會其人自敗獲免尋奉命冊封  
周藩壬申復命假歸甲戌起南祭酒未任而卒年五  
十六謚文莊學者稱芝臺先生素篤人倫居父母及

大母喪皆哀毀如禮宦歸捐俸置義田以贍族於錢  
先生敦受道恩比沒爲木主事之題其室曰如在朝  
夕必拜其於經史書籍則飲食寤寐於其中至老不  
倦所著有四書語錄義經易簡錄淵天紹易同惠淺  
言等書其纂述批閱諸書不下數萬卷今行于世

秦爾載字彥熙南直無錫人少從葉司空受書志向  
純正司空嘉其能親賢遠佞已而稟學於高忠憲隨  
侍水居習靜坐法悠然會心因自號水菴做水居也  
及從游東林於大會三日外科同志數子立一小會  
每月十一日赴書院講習有所得輒疏記以就正于

諸先生而日注其言動于籍以自糾考弗求人知嘗  
爲忠憲刻所接近思錄所輯朱子節要二書忠憲有  
心服之師一人曰茹濂有偕隱之友二人曰吳志遠  
歸子慕皆延于家師事之所友惟吳巒釋鍾巒馬君  
常世奇二公餘不妄交居家事嗣母談本生母吳交  
盡其孝自奉極菲而粥飯者絮凍者櫟殍者歲以爲  
常無稍替嘗纂有經傳語錄若干卷藏于家武進薛  
案爲之序以爲高門之羽翼卒年三十三疾革命三  
子鏞鉞鏐拜忠憲于榻前誠之曰自今一言一行必  
以吾師爲法厥後鏞卒成大儒世所稱弱水先生者

也欽鐸亦皆有學行其友恭爲晚近所希觀宗黨翕然稱之

江旭奇字舜升南直婺源人曾祖軾連州守祖一鵬知瑞昌於潛兩縣並有賢名父世科年十二以奇童舉鄉謚敬敏先生舜升幼孤事寡母余氏至孝十餘歲以家累羈縣獄從獄中上書求試主者奇之拔第一自是知名尋與三兄分田兄華閤得瘠者乃以所閤善者奉華當應鄉試值華病劇罄所領路資佐醫藥不足則又典鬻以益之小試輒冠軍久之貢入太學前後七上京兆試不錄崇禎二年正月駕幸太學

御葵倫堂舜升具疏面進其所著孝經疏義兼請頒  
行小學疏畧曰宋朱熹八歲通孝經大義卽書其帙  
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元許衡敬小學如神明臣以  
爲厚人心淳風俗實爲王道誠於考試間以命題則  
孔曾傳授之密旨與朱熹嘉惠後學之盛心爲世誦  
法自能培植根本延綿命脈魏李先覺益人神智莫  
若書籍臣謂益人仁愛無如二書疏末又請祀諸葛  
亮張巡岳飛于文廟使萬世皆仰盛典詰旦得溫旨  
褒嘉下部議奏部覆以孝經小學下直省學臣命題  
試士而三臣從祀格不行未幾皇子誕生舜升復具

揭禮部乞慎擇保姆以端胎教部爲咨司禮監行之  
蓋推前疏意且有鑒于近時客妖之禍也初舜升之  
進經也太傅襄城伯李國楨爲板行其書一日四譯  
館欵待遠人有遠人跪求孝經疏義曰外國知有是  
書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銓司以舜升積  
分久資爲上所知擬授清秩顧是時四方迂儒聞風  
希進者踵至漬奏不倫上遽厭之命御史榜禁當塗  
欲懲首事抑授安岳簿稍移台州衛經歷尋棄官歸  
越二年癸酉病卒在安岳署令篆增祀名宦寓賢若  
于人岳俗尚塑像不列姓氏爲更置木主且立石題

名系以詩作論學論俗二編以教士民在天台作天  
人對數十萬言則其契悟時也生平篤信朱學嘗自  
敘吾卽身沒後魂魄當不離朱夫子左右其論學以  
格致爲入門以誠正爲築基因著朱翼百卷探天人  
事物之原析古今朝野之故以暢其說少從同邑余  
懋交學教以篤睦寡營誦之終身又以從弟旭升僑  
居錫山往依之得游東林故手著諸書東林諸先生  
皆爲之序居家每不能舉火讀書自若絕不介意晚  
年吏隱非其所好在署日事著述不輟至鎔所佩帶  
以給刻工或姍笑之弗顧也所著有朱翼尚書傳翼



孝經翼孝經考異孝經疏義小學衍義檀弓詮釋四書朱註詳定三國志世說廣義皇明通紀集要武經七書集注筆華齋集等書皆行於世其後從子正迎重刻傳之

張雲鷺字羽臣南直無錫人爲人孝讓廉信負文名最善解經著經正錄崙闢溫陵李氏之非崇禎三年伏闕上疏曰國朝制科取士聖賢之書家習戶誦而其說壹宗先儒學者守之脈絡甚正世道昇平遠過漢唐所從來也不意神祖時有舉人罷官李贄猖狂姪忞首倡邪說所刻有焚書藏書說書及批點諸書

隨被叅劾奉旨拏問搜燬其書嚴禁私藏詎意天啓年間其書復行人心士習皆壞于此畧舉其一二言之如李斯者燔詩書坑儒生矯詔爲逆者也而稱之爲才力名臣如呂不韋李園者陰用姦謀潛移國姓此萬古巨盜大猾也而稱之爲智謀名臣如曹操者弑伏后篡獻帝此亂賊之最慘惡者也而津津稱其才智如馮道者歷事五姓朝爲君臣暮爲讐敵而稱之爲吏隱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至于詆毀聖賢則謂孟子執一害道又謂孟子舛謬不通又曰孟子願學孔子此吾所不足于孟子者也又謂孔子之事功非

有加於管仲又曰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則無是非  
其書之妄誕悖戾一至於此乃士子見其書如飲狂  
藥旣喜其新奇又樂其放肆舉業文字染此習氣寢  
入邪詭識者憂之臣嘗編輯講義凡遇邪說惑人處  
提出點破名曰四書經正錄伏乞聖明採納疏入得  
優旨下提學御史查生平行止如果端謹量與獎賞  
部覆上准貢給旗扁時羽臣年近六十杜門養高終  
不謁銓士皆仰之丙子春卒別著孝經講義東林講  
義皆可觀又有四書尚書說統則舉業之書也

李呈芬字明晦南直靈璧人有將材而好理學以柔

克雄以沉濟敏萬曆壬午試武科已中復落見倭將  
入犯著禦倭集知己知彼制勝三編總督楮公鈇素  
知其賢授之官令募兵船于海上以同事者非其人  
辭歸中軍支送應得廩糧不受時曹公于汴司理淮  
安聘爲諸武弁約長隨材勸導不納贊幣蕭然餽粥  
精詣實踐爲衆畏服巡按御史周盤特疏薦之大司  
馬田樂請於上命往征四川以都指揮行事會楊酋  
平移病歸講學四方如曩時布素焉

愚按志傳稱明  
晦膂力絕人以

武人講學固是奇士第不知其所講何學耳然爲  
真子先生所禮聘則其學之正可知故錄之至如  
嘉靖間有萬表者字民望浙江寧波人世襲衛指揮  
僉事晉浙闕歷掛印漕帥南都坐營錦衣中府

都督僉書建御侯功喜談學學庸論孟皆有解義  
其他著述甚多嘗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夫躍  
然而歸貽書盛稱之余嘗考其言皆  
說參說音張皇幽渺非愚所能知也

朱蘊奇字子節陝西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與  
妻子織網巾爲生嘗併日而食從學少墟馮先生聽  
講寶慶寺寒暑不輟敝衣破履雜鮮華中不耻偶其  
子以差徭下獄會天雨不食者四日矣或憐之取官  
米少許爲粥以食之雖瀕死不肯食也人有周之者  
必擇而後食道拾遺物輒追還其人父早喪養母曲  
盡其孝母沒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當  
於某日時避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

見之也而罹之者凶以故當避子節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爲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終亦無恙年五十一以布衣終馮先生誄之曰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同時華州有張本德者寄跡工賈亦聞馮先生講學有感遂囑先儒語錄潛體密玩每有所會卽舉以告人惟恐人不同歸于善兼遊曹子真張忠烈兩先生之門